

中 篇 鼓 詞

# 匪 特 落 網 記

(根据話剧《海防綫上》改編)

山东省文化局  
山东省文联

1965. 5.

## 目 录

- 第一回 落星灣軍民并肩保国防 ..... (1)  
陆門港美蔣特务鬧空降
- 第二回 过天九巧妝改扮混进村 ..... (7)  
王站长跟踪追击探敌情
- 第三回 想变天漁翁釣魚 ..... (14)  
忆旧苦水不忘階級仇
- 第四回 大队长是地癩癩 ..... (20)  
李連长耐心說服不嫌煩
- 第五回 放长綫民兵設計假出海 ..... (27)  
釣大魚站长說服小啞巴
- 第六回 撒天网魚驚虾蟹全打淨 ..... (33)  
东方紅无形长城坚如鋼

# 匪 特 落 网 記

改編者 刘金堂 刘增宝  
          刘济祥 刘書琴  
演唱者 刘書琴

## 第 一 回

### 落星灣軍民并肩保国防 陆門港美蔣特务鬧空降

全民皆兵保国防，  
无形长城坚如鋼，  
蔣匪胆敢来窜犯，  
飞蛾投火找灭亡。  
四句引詩道罢，下边引出一段  
惊险曲折的反特故事。各位同志坐  
稳，听我慢慢道来。

同志们听書看正南，  
有一个漁村叫落星灣。  
这地方三面是海一面靠陆地，  
海面上，有一座悬崖陡壁的落  
星山。

这本是祖国大門海防前綫，  
軍民联防守的严。  
北山上，解放军安着观通站，  
沿海边，民兵的崗哨紧相連。  
軍民并肩保国防，

筑成了銅墙鉄壁磐石坚。  
六二年九月这天夜晚，  
月色朦朧秋风寒。  
陣陣狂风掀巨浪，  
“嘩嘩”的浪花拍海滩。  
三块礁崗哨上站着人两个，  
一个女来一个男。  
男的是解放军战士李小宝，  
女的是落星灣民兵刘彩兰。  
两个人，挺身站，  
手中就把大枪端。  
眼观四方和八面，  
保卫着祖国的好河山。  
这时候，风也大来浪也涌，  
李小宝开口叫彩兰：  
“彩兰，今晚上天天气不太好，  
要注意观察海面和岸边。”

彩兰就說：“放心吧！  
想混过一根草棍难上难。”

她这一言未落地，

“噗楞楞”落星山上冒黑烟。

刹时着起两堆火，

惊动了小宝和彩兰。

（白）話說解放军战士李小宝和女民兵刘彩兰，在落星灣海岸，三块礁上放哨。刚說到要提高警惕，一言未落地，忽然落星山上出現两堆大火。彩兰一看，“咔嚓”一声，推弹上膛。急乎乎地說：“小宝同志，落星山又孤又险，并无人烟，哪里来的火光？一定是坏蛋搞的鬼。你警戒，我蹚水过海峡，上山搜索！”說罢，跳下礁石要走。李小宝急忙阻拦道：“慢着，彩兰，別冒失！你在这里警戒，我先向联防指挥部报告去！”他轉身刚要跑，就看見从北边过来一个人。

（贊）

只見他：大高个、寬肩膀，  
粗眉毛、黑脸膛，  
大眼睛、高鼻梁。  
解放帽、头上戴，  
一顆紅星放光芒。  
穿一身、灰軍服，  
紧束腰带多大方。  
看年紀、三十岁，  
态度稳重又开朗。  
坚强勇敢智慧广，  
敌人一見心发慌。

李小宝一看，来的是自己观通站的站长王克明。忙打了个立正說：“报告站长，落星山发现火光！”王站长一摆手說：“知道了！”

这时候，东边又过来一个人。

（贊）

只見她：烏黑的头发閃亮光，

紫带纏的紧邦邦。

紅装腰扎寬皮带，

左膀斜背匣子枪。

飒爽英姿多威武，

胜似木兰临疆場。

彩兰一看，是自己的民兵連长李兰英。也上前打了个立正，順手往山上一指，說：“报告連长，火光！”李連长說：“看見了！”王站长說：“李連长，你来的正好，刚才接到通知，說陆門港以南二十公里上空，有敌机窜扰。这里的火光可能給敌机指示目标。你馬上集合民兵，封鎖落星山的各个山口，防备敌人空降。我帶領战士上山搜查！”“好！”二人說罢，馬上帶領队伍，封路的封路，搜山的搜山。真是平日准备充分，遇事儿行动迅速，海螺一响，刹时在落星灣筑成一座无形的长城。

民兵刚刚封住山口，就听见敌机的声音由远而近“嗡——”紧接着我軍的高射炮声：“轟！轟！轟！”那些炮弹像流星似的；“嗖！嗖！嗖！”你說解放军的功夫多过

硬，炮弹出去，不偏不歪、不高不低，正好挨在敌机身上。敌机“轟隆”一声，拖着烟火尾巴：“噉——”从空中一头栽入了汪洋大海。

李連长一看敌机被炸焦，心里头又高兴来又恼怒：高兴的是，敌机墜海喂了鳖，恼怒的是，美蔣特务来窜扰，担心的是，空投特务有多少？落星山，放火的特务可逮着？反动派是捣乱失败再捣乱，我们是越战越胜警惕越高。俺一定把各条路口封锁好，决不讓一个敌人从此窜逃。女民兵精神抖擞来放哨，不觉得东方发亮天已晓。

（白）昨天晚上，自从落星山上起火，敌机窜犯以后，民兵們严守崗位，直到天明，李連长才集合开会。在开会以前，大家都紛紛議論：这个說“敌机又喂了王八了！”那个說“狗特务来了就逃不了”，这个說“又白白搜查了一頓，連个特务影子也沒見。”那个道：“在飞机上就完蛋了，你怎么会看見呢？”

連长一听这些話，觉得有人存在自滿麻痹情緒。忙說：“同志們，昨天夜里飞来的敌机哪去了？”民兵們都搶着說：“叫咱打落了！”“大家說敌机是什么时候挨的炮弹？”“往外逃的时候。”“对，这就可能早投下了特务。上級通知

說：最近美蔣特务要搞小股登陸。敌机的窜扰，落星山的火光，跟这个很可能有关系。情况十分复杂，咱們千万不能馬虎！眼前生产任务、防特任务都很紧。計劃抽調龙大爷，留在碼頭上检查港口，其他同志一边織网，一边想着防奸防特的事儿。听到海螺声，馬上到指揮部集合，大家說好不好？”民兵齐声叫“好！”“那就解散了。”

民兵刚一解散，就听见广播喇叭里喊道：“哎——社員同志們，一只漁船回来了，漁船靠碼頭嘍！”

李連长聞听抬头望，从船上下来一人背着魚筐。看年紀三十五六岁，

一米八的高身量。  
膀宽腰圓胳膊壮，  
紫紅色的圓臉膛。  
黑色便褲挽着腿儿，  
浅蓝夹袄穿身上。

他本是落星灣的漁业大队长，  
李連长的爱人陈志刚。

連长一見爱人到，  
走上前，笑嘻嘻地开了腔：

“志刚啊，你不在漁場把魚打，

轉回村来为哪姓？”

志刚是全急脾气，  
說話痛快又宏亮；

“我是給大家来报喜，  
今年海上收成强。

海水好，魚群旺，  
头一网就拉上两万还硬梆。  
超额完成百分之四十九，  
加把劲，超产一倍有希望。  
魚儿和稀粥一个样，  
密密麻麻水里藏。  
就等咱们去捕抓，  
可就是人手不够急的慌。  
我是回来把人调，  
織网队随我打魚出海洋。”  
兰英說：“昨晚村里有情况，  
防奸防特要加强。  
織网队不能往外调，  
站崗放哨挺紧张。  
要调得通过党支部，  
咱自己调动不相当。”  
队长說：“請示支部我知道，  
不是私自作主张。  
我已派出賈正經，  
回村請示做商量。”  
兰英說：“何时派的賈正經？”  
队长說：“昨天就該回村上。”  
“为什么昨天沒見面，  
直到今天沒进庄？”  
(白)“沒見面，这家伙上哪  
去了？”  
兰英說：“你为何单单把他  
派？”  
队长說：“我嫌他干活沒力量。  
叫他担任漁汛联络员，  
跑跑顛顛正相当。”  
兰英一听这些话，

只急的面紅耳赤叫志剛：

(白)“志崗，你怎么单派他  
回来？”志崗毫不在乎地說：“我  
讓他担任这期漁汛的联络员。”兰  
英一听急了：“什么，你讓他担任联  
络員？他过去是漁霸的二掌柜的，  
专门欺压穷人。解放以后，他虽然  
表面上有点老实，但我们要提高警  
惕，不能忘記阶级斗争！你……”  
“唉，缺劳力嘛。实在拉不开大栓  
啦。”“再忙，也不能叫他当联络员  
！”“哎，好啦好啦……咱先不  
谈这个问题。我问你，咱们打报告  
向县里，請求派針灸大夫的事，有  
消息沒有？”“县里来电话說解决  
不了。报告轉到专署去啦。”“唉  
呀，什么时候才能請到啊！三四个  
老技术員，都有风湿病，出不了  
海，得少抓多少魚啊。眼前最紧要  
的任务是：抓魚汛关键，爭魚汛尾  
巴。动员一切劳动力出海！”兰英  
說：“目前生产任务虽然重要，但  
联防任务更是要紧。織网队员多数  
是民兵，不能出海！”队长說：  
“守灣子、搞联防，是长期的，不  
差这几天嘛，应该快点出海！”兰  
英說：“你別急，咱们先到指揮部  
去，找王站长研究研究再說。”  
“好！”两个人刚走了不远，就从  
后边鬼鬼祟祟过来三个人。  
从后边走来人三名，  
一女二男往前行。

头前走的人一个，  
他鬼鬼祟祟看西又看东。  
只见他年纪约有四十多岁，  
这小子的长相与众不同。  
长了个三角狗子眼，  
秤钩鼻子赛老鹰。  
有几根狗牙黄胡分左右，  
两个门牙唇外生。  
此人姓贾名正经，  
外人送号老鼠精。  
在过去，是大渔霸过天九的二  
掌柜，  
专门坑害老百姓。  
解放以后被改造，  
他表面积极怀恨在心中。  
参加了“地下反共”特务队，  
一心为老蒋卖性命。  
有一个老头中间走，  
两眼乱转脸色惊，  
上穿着绫春夹袄肥又大，  
一溜布扣胸前钉，  
下穿着灰色的裤子扎着腿，  
白袜黑鞋二足登，  
脑门上的头发秃了顶，  
惨白的胡子飘前胸。  
尖鼻子托着老花镜，  
眼镜下，隐藏着阴险毒辣的贼  
眼睛。  
他本是，万恶的渔霸过天九，  
逃到台湾十三冬。  
受过了美国特务专门训练，  
留长须、剪奇发、改头换面变

身形。  
今年他才四十九岁，  
打扮成七十还挂零。  
昨天陆门从空降，  
他企图窜扰大陆当先锋。  
后跟着一个姑娘二十多岁，  
有个药箱提在手中。  
你若问她的名和姓，  
女特务就叫马玉玲。  
仁坏蛋正然往前走，  
忽听得有人大喊叫一声。

（白）话说三个特务正然往前走，就听见有人大喊一声：“站住！”这一声喊叫不要紧，就好象晴天打了一个霹靂，只震得山鸣海啸。吓得那三个特务噤令打了个寒战。举目一看，见此人：

（赞）  
年约五十上下，  
身高一米七、八。  
上身穿，青布大襟夹袄，  
白细布的裤子把腰扎。  
足蹬草鞋，  
腰扎搭包，  
前腰别着旱烟袋，  
后胯带着烧酒壶。  
只长得：全腮胡又黑又旺，  
脸色红中透黑黑中透亮。  
一双大眼，  
灼灼闪光。  
两只大手，  
又粗又壮。

挺身一站，  
魁伟坚强。

賈正經一看，心中暗惊，“啊！糟啦！怎么偏偏碰上龙大查崗呢！龙大是队里的老积极，老認真，軟硬不吃的个‘老难纏’。就算我嘴巧舌尖，甜言蜜語，也难混过他的耳目。我得多加小心上前对付他。”賈正經想罢，赶紧走上前去，满面带笑地说道：“噢，我当是誰？原来是龙大哥。”龙大也沒有理他，把手中的小紅旗一揮，冲着过天九和那个姑娘說道：“喂！哪里来的？”过天九赶紧点头哈腰地說：“哈……省里来的。是来給船老大們服务的針灸大夫。”“噢！針灸大夫？”“是啊，我是跟这位同志一块来的。”賈正經說：“龙大哥，这就是咱們請的針灸大夫，省内派来的。”龙大說：“噢，欢迎，欢迎，老大夫，你既然是省里派来的，有信嗎？”过天九說：“有！有！”說罢将信遞給龙大。龙大接信看了

一遍，还給了过天九。又指那位姑娘說：“她是你的什么人？”过天九忙答道：“她是我的孙女，也是我的行医助手，有点残疾，哑巴啦。”龙大說：“老大夫，对不起，請你把那个箱子打开检查一下吧。”这个箱子，就是特务的发报机。一听要检查，可吓坏了三个坏蛋。

听说龙大要检查，  
只吓得特务腿发麻，  
賈正經急忙上前把龙大叫，  
叫了声：“大哥听我啦，  
大夫本是省里派，  
还麻烦煩检查啥？”  
龙大說：“检查生人是規定，  
哪里来的也得检查。”  
賈正經說：“大夫是我亲自接，  
里边不会有偏差。”  
龙大說：“我根据指示来办事  
儿，  
有意見你找連长啦。”  
龙大說着一伸手，  
眼看要把箱子查。



## 第二回

### 过天九巧妆改扮混进村 王站长跟踪追击探敌情

書接上回，刚才咱說的过天九、賈正經，还有个女特务叫馬玉玲。他們三人来到落星灣的碼頭，正碰着老漁民龙大，在检查进灣的“生人。龙大問过了老大夫和那个姑娘的来历。正要检查他們的药箱子。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发报机。可把三个特务吓坏了。賈正經前来应付了半天，龙大也不听他那一套。这小子可慌了神儿啦，心暗想：“我得沉住气，把他支开。”賈正經眼珠子一轉，故意的惊詐一声“啊呀！”又使出一条詭計。

賈正經一惊一詐开了言：

“叫声大哥听我談。

有一项头号任务急上急，

一分一秒不能耽。

队长叫我通知你，

馬上去修三桅船。

这次出海你撑舵，

赶快执行莫迟延。

安排大夫是我的事，

有什么問題我承担。”

龙大聞听一瞪眼，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調遣？”

賈正經說：“队长亲自把我派，叫我担任漁汛联络員。”

（白）“你当联络員？

你先少管这些事，

不要乱把命令传。

查崗是連长来安排，

我那能离开崗位去修船！”

他說着又要把箱子打，

仨特务吓的打战战。

这时候在那边过来了大队长，

賈正經一見心喜欢。

心暗想：大队长只顧搞生产，

他又粗魯又簡單。

什么階級也不管，

能說能干他就喜欢。

也是俺三人該交运，

来了他，不怕龙大找麻煩。

你看他，点头哈腰迎上去，

队长队长叫的甜：

“这位是省里派来的老大夫，

专治风湿关节炎。

我在公社門口碰見他，

才把他領到咱們落星灣。”

大队长聞听大夫到，  
滿面春风迎上前；

（白）“欢迎！欢迎！  
老大夫，一路之上受辛苦，  
欢迎你来到落星灣。  
深入漁村来服务，  
可称得医务界的老模范。”  
老大夫說：“模范二字談不上，  
离上級要求差的玄。  
能够为船老大們来服务，  
受点劳累也心甜。”  
賈正經把队长拉到一旁去，  
嘀嘀咕咕把話談：

“队长呀，大夫既是省里派，  
热情接待理当然。

龙大哥要翻箱倒柜来檢驗，  
是不是有点礼不端？

我提意見他不接受，  
还朝我瞪眼把脸翻。”

队长就說：“不要紧，  
这件事情我来談。”

这时候，龙大正掀箱子盖，  
队长上前把他拦：

“龙大爷，算了吧，  
不用检查再麻煩。”

龙大說：“检查完了再进村，  
公事公办要从严。”

队长說：“办啥事儿都有灵活  
性，

你不能硬把教条搬。

好啦，这个箱子不用看，  
有什么責任我承担。

賈正經，把大夫領到大队部，  
讓他們后院西廂把身安。”

仨坏蛋欢喜喜把村进，  
龙大爷气的两眼滴溜圆。

（白）龙大听說大队长叫賈正  
經担任联络員，就有八分气。現在  
又不讓检查药箱子，他的气可就  
滿了。开口質問大队长道：“生人  
进灣不检查，出了問題誰負責？”

“龙大爷你放心吧，不会出啥問  
題。我来叫你去搶修三桅船。”“修  
船，那站崗怎么办？”“噢，这里  
算你完成任务啦。把三桅大船修  
好，你撑舵，帶織网队出海。”龙  
大說：“我呀，不去！”“不去？唉，  
龙大爷，你这是什么态度！”

队长开口把話云：

“叫声大爷你听真。

咱俩住在一个院，

咱們好似一家人。

为了刚才这点事，  
你何必生气記在心。”

龙大說：“你們夫妻待我好，  
把我孤老头子当亲人。

我有困难您帮助，  
照料我的好处記在心。

咱們公事要公办，

你不要把公事私情两不分。”

队长說：“分配你出海你不接  
受，

叫你修船你不动身。

难道說，我这队长說了不算数，

你不听指挥是啥原因？”

龙大說：“昨天晚上敌情紧，

落星山上把火焚，

敌人的飞机把灣进，

怕的是空投特务藏山林。

織网队你要調出海，

有情况誰去抓敌人？”

队长說：“难道說司馬懿的兵

馬临城下，

叫我看，你是大惊小怪太过分，

就算是，有几个特务来登陆，

管叫他有来无回命归阴。”

龙大說：“叫我看你的脑袋发

了热，

叫丰产冲的头发量！”

队长說：“你管我发量不发育，

你听从命令快动身！”

龙大說：“沒有連长的命令我  
不走！”

队长說：“你这样絆手絆脚的  
为何因？”

(白)“啊！我成了絆脚石  
啦？！”

大队长錯說一句話，

气恼龙大老年人。

脑門儿上，崩青筋，

双眉皺，顫抖身，

嘴唇发青舌头紧，

他把脚一蹶回了村。

大队长望着他的背影直叹气，

“唉！真是年个老糊涂的倔驢  
人。

有时间交換意見再找他，

我还得抓紧時間搶漁汛。”

大队长迈步刚要走，

忽听得有人叫老陈：

(白)“哎！志刚，你在这里

干啥？”志刚一看是兰英。气乎乎

地說：“我叫龙大爷去修船，准备

出海，他不去。爭論了几句，他一

蹶脚走啦。”兰英說：“是不能

去。我不是跟你說了嘛，当前联防

任务紧，支部書記由王站长担任，

等王站长回来，开支委会研究以后

再說。”队长說：“是啊，我正找

王站长哪。”兰英說：“你把龙大

大爷气走了，誰在这里值勤检查呀？”

她朝着織网厂，大喊一声：“刘彩

兰！”“有！”“前来上崗！”

“是！”刚换上崗，就見从落星山

上下来一队海軍，头前走的是一位

軍官，后跟着十几个海軍战士。同

志們，来的不是別人，正是海軍观

通站的王站长。他和战士们去落星

山搜查刚回来。他老远就打招呼：

“哎，大队长回来了，海上的魚汛

怎么样？”“好啊！”兰英說：

“王站长，你們到落星山，搜查的

怎么样？”站长說：“发现有爬

过的脚印，有滑落的石头，是有人

在山上活动过，看样子敌人很熟

悉地形。另外接到陆門港的电报

說：‘昨天晚上空降的特务，多数

被捉住了，其中有两名漏网。’”

“啊，有两名漏网？”“对！村里有什么情况没有？”兰英说：“刚才基干民兵刘彩兰的母亲说：她家的一支橹，昨天晚上丢了。”“没听说，谁常到她家里去？”“她说贾正经常往她家跑，要求搬到她东厢房去住。”这时候站在站长身后的李小宝，捂着个肚子蹲下了。大队长忙问：“小宝同志，你怎么啦？”“他肚子痛，同志们扶着小宝一块回去休息吧！”“是！”大队长阻拦道：“肚子痛不要紧，刚才省里派来两位针灸大夫，住一会我领你去治治。”王站长一听，心里“嘎噠”的一下子，“什么，省里派来两位大夫？”“嗯。”“大队长，你见过吗？”“见过！我把他们安排在大队部后院住着。”“有介绍信吗？”“有！”“他们是怎么来的？”“是贾正经常领回来的！”“贾正经？！”“嗯！”“他不是出海了吗？”“我派他回来了。”“什么时间回来的？”“昨天！”兰英连忙插了一句：“可是昨天没见着他的人影。”“噢？！听陆门侦察员反映，最近贾正经常和些行迹可疑的人接触。李连长，咱接到上级派大夫的通知没有？”“没有。我还没见过这两个人呢！”“大队长，你看这两个人，与陆门漏网的那两个，有关系没有？”大队长一听笑了：“哈哈……你怎么能怀疑

他们呢，一个七十多岁，一个是女哑巴，保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家听听，大队长这个麻痹劲儿，明明特务进了湾啦，他还保险不是呢！王站长提出一连串的疑问，没有引起他半点警惕。一心光想出海打鱼，他说：“王站长，我想和你研究一下织网队出海的事儿！”“调织网队出海？”“嗯！”“你先别急，这事儿回头再说，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分析，这两个大夫很值得注意，为什么他们来的时间、人数和陆门少的一样呢？为什么咱没接到通知，贾正经倒先接上头了呢？我看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抓紧时间，跟踪追查！”

王站长能思善判甚聪明，李连长是妇女之中一英雄。他二人警惕高来工作细，抓住线索不放松。为什么刘大娘昨晚丢了橹？为什么落星山上火光红，陆门港空降特务少了俩？为什么来的大夫正两名？为什么贾正经昨天未回转？为什么他和大夫一路行？任凭那狡猾的狐狸多巧扮，想逃出人民的手掌万不能。大队长丧失革命警惕性，眼上好象黑布蒙。把手一甩回船厂，对调查大夫想不通。

站长連长李小宝，  
到队部后院探敌情。  
李連长上前把門叫，  
过天九吓的战兢兢。

(白)三人来到大队部后院廂房外边，李連长对着房內說：“老大夫，我們来看你啦。”这时过天九正在屋里收拾东西，一听外边有人叫門，他趴在門縫里往外一看，見門外站着三个人，一个是女民兵，一个是解放军軍官，一个是战士。过天九看罢吓了一跳。暗想：“我刚才进来，脚根还没站稳，他們就眼上来啦，怕是来者不善……我得多加小心。”想罢，立即鎮靜下来，就叫哑女前去開門。三个人进屋一看，見屋里安着一张桌子，四把椅子，还有一张竹床，里間屋門上挂着門帘子。見这两个人，一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大夫，另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姑娘。这个老大夫，胡子有半尺多长，戴着副老花鏡，滿脸带笑地說：“来了，同志們，您貴姓啊？”連长自我介紹說：“我是民兵連长，也是大队的招待員。今天事情忙，一直沒有時間来看你，实在对不起。”过天九說：“哪里，哪里，連长你太客气啦。大队长叫人安排的很周到。呃，这两位同志是……”連长說：“这位战士肚子痛，他們是登門求医的。”王站长說：“老大夫，招待你，我們落

了后，給你添麻煩，我們倒打了头陣啦，哈哈哈哈哈”。过天九連連說道：“沒問題，沒問題，我馬上給他診斷。”他朝着哑女一比划，指示准备葯具。然后叫小宝躺在床，上前給小宝号脉。哑女走进內室去拿葯具。李連长跟着走进室內，嘴里說：“老大夫，这床和被子都有了嗎？”李連长虽然嘴里說着关心的話，实际上是检查检查里屋。过天九給小宝号完了脉說：“胃口受了点涼，小病，一針就見效。”說罢就給小宝上下針；“行針三分鐘就好了。来来来，大家請坐吧。”兰英說：“老大夫，你的介紹信哪？”过天九說：“有有有！”說着遞給了連长。連长看了看說：“老大夫，这信我們收着吧，等你走的时候，也好照着开信。”过天九說：“好好好！”接着站长說道：“老大夫从遙远的省城来到蒼星灣，可真够辛苦了。”

王站长眼盯着大夫把話講：

“老大夫路上劳累受風霜。

你刚进屋沒休息，

俺就来麻煩不相当。”

过天九忙說：“不要紧，  
行医不能講排場。”

“請問大夫你貴姓？”

“我姓黃名叫黃增江。”

“請問你何时出的发？”

“我前天动身下的乡。”

“老大夫，省城里的气候怎么样？”

“早晚两头有点凉！”

王站长問了一样又一样，  
过天九有些心发慌：

暗想道：老賈昨天对我講，  
解放軍有个站长本姓王，  
姓王的足智多謀不好斗，  
莫非說是他站身旁。

站长想：老大夫表面裝的很鎮  
靜，

他內心恐慌不正常。

过天九想：我定要穩沉自如裝  
的象。

站长想：我定要揭开画皮識豺  
狼。

过天九想：我定要眼目行事巧  
答对。

站长想：我定要机动灵活把他  
將。

“老大夫，你在哪个医院把病  
看？”

过天九眼珠一轉开了腔：

“皆因为我的針法有‘特色’，  
怕別人不信这一桩。

因此沒把医院进，

自己挂牌安着病床。”

站长說：“你大名挂在哪条  
路？”

“漂水路三十一号路南旁。”

站长說：“我过去在漂水路上  
住过防，

有一个治癩子的先生本姓王。

我几年沒到漂水路，

他如今是否还在那地方？”

一句話难住过天九，

頓时急的脸焦黃。

(白)王站长一問治癩子的，  
过天九慌了。他根本不知道有沒  
有，万一說漏了怎么办呢？为了显  
的他熟悉，就硬着头皮随声应付  
道：“噢，癩子王啊，在，在！”  
同志們，漂水路上，那个治癩子的  
早就不在了，这是王站长进一步对  
他审查。見他漏了馬脚，便裝作若  
无其事的样子說：“老大夫真是經  
多見广，人老地熟啊，哈哈”。  
这时候，小宝一听站长的語气，就  
知道审查完備。忙說：“大夫，針  
到了時間了吧？”过天九說：“只  
願說話投机，把病人給忘了。”說  
着上前拔出針来。小宝說：“噢！  
真見效，这一針就不痛了。”站长  
說：“老大夫医术高明，謝謝你  
啦！”連长說：“老大夫，時間不  
早了，你休息吧！”三人說罢走出  
門来，过天九送到門口，說了声  
“再会！”“再会！”过天九見他  
們走远，頓时出了一身冷汗。

过天九回到屋里边，

順手就把門来关。

松了口气擦了擦汗。

心暗想：“我好歹混过这一  
关，

幸亏我过某巧答对，  
讓別人碰上准麻煩。  
过天九得意忘形正高兴，  
紧接二番敲門环。  
“啊！”过天九屋里害了怕，  
敲門的人儿开了言：  
“老大夫，賈正經我来送鋪  
草，  
快点開門莫迟延。”  
过天九这才放心把門敞。  
賈正經側身就往屋內鑽。  
把鋪草放在竹床上，  
两坏蛋低低的声音把話談。  
过天九說：“咱們的馬脚露沒  
露？”  
賈正經說：“請九爷你把心放  
寬。  
只要你自己多注意，  
誰也不会怀疑咱。”  
过天九說：“我听見外边人們  
議論，  
落星山出現火光为哪般？”  
賈正經一听提起火光的事，  
你看他眉飞色舞把話談，

（夾白）“九爷呀！  
落星山的火光是我干，  
給我記上一功理当然，  
多亏了落星山的两堆火，  
你才能安全来到落星灣。”  
过天九一听是他放的火，  
只气得两眼滴溜圓：  
（白）“呸！他媽的，你干的  
好事！  
我要砸的缺口是落星灣，  
我要鑽的地洞是落星山。  
我要来接应八縱队，  
登陆点还是落星灣。  
你偏偏在落星山上点了火，  
引火烧身暴露咱。  
惹的共軍注意了，  
使我的登陆計劃全盘完！  
我再待一会不快走，  
这条老命难保全。  
吩咐哑巴快点走，  
馬上离开落星灣。”  
狗特务說罢刚要跑，  
就听得“叭啊叭的”敲門环。

### 評書《铁道游击队》即将出版

傅太臣同志改編的評書《铁道游击队》，經過济南市文  
化局戏曲研究室加工整理后，現由山东人民出版社編印出  
版，正在排印中。

### 第三回

## 想变天漁霸杀人来灭口 忆旧苦龙大不忘阶级仇

(白)書接上回，他們俩聽見有人敲門，吓的目瞪口呆。賈正經說：“九爷，这……怎么办？”

“不要紧，你先到里屋藏好，我来对付。”賈正經到里屋藏起来不說，过天九往椅子上一坐，装着看書的样子。同志们要問来的是誰？来的不是別人，正是过門香。那位說过門香是誰？書中暗表，过門香是过天九的兄弟媳妇，她男人也是一个漁霸。自从她男人被鎮压后，这个漁霸的老婆被管制改造。她表面上装的很老实，但心里老想着变天，盼望她的大伯过天九回来，好再騎在穷人的头上。她白天，听說来了个老大夫，她也跟着別人去看，一看这大夫很象过天九，但胡子太长，与年龄不符，她回去越想越觉得象。所以今晚上来看个真假，她来到大队部的后院西厢房門口，看了看四下无人，便一推門，閃身鑽进屋內，进屋来两只眼直盯着过天九說：“老大夫，我是来找你治病的啊！”过天九沒有抬头，

两只賊眼偷偷的往上一挑，偷看过門香。他不看便罢，这一看不觉心里一动，“啊！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弟妹过門香嗎？她怎么来啦？”这老賊刚想张口叫弟妹，又一想，慢着！現在十三年啦，她在大陆上受共产党的教育，是不是也变啦？別再是她来試探我，我不能上当，要先探探她的口气，再作道理。想罢头也沒抬就說：“对不起，我明天才开始行医。”“哎呀！老大夫，我就今晚有空，請你给我治治吧！”“什么病？”“心口痛。”

“多长时间啦？”“得了十三年啦，这病除了你这路大夫，誰也治不了！”过天九听到这里，“忽”地声站起来叫道：“弟妹！”“九哥！”过門香神色慌张地倒退了几步。过天九說：“怎么，你看我这么长的胡子，不敢認了吧？”过門香說：“你……你真是九哥呀？”

“是我，弟妹誰叫你来的？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呢？”“啊呀，九哥你听了。”



过門香未曾說話泪紛紛，  
叫声“九哥你真真，  
自从大陆淪陷后，  
那些穷鬼翻了身。  
把咱的片片楼閣分了个淨，  
分走了騾馬和羊群。  
分走了輪船和土地，  
你兄弟被砸狗头命归阴。  
我天天想着把天变，  
夜夜盼你回家門。  
你要問是誰叫我来找你？  
你来看，就是这船契、地契、  
房产契，  
它讓我永远不甘心。  
今日里白天見过你一面，  
就知是九哥回漁村。  
九哥呀，为什么千軍万馬你不  
带？  
为什么仅仅回来两个人？  
你别看眼前风平浪又靜，  
怕的是大祸要临身。  
九哥啊，我劝你逃命快点走，  
給咱們过門留条根。”  
过門香还想往下講，  
过天九冷冷一笑把話云：  
（白）“哼哼哼哼……  
我只当你刚强有血性，  
只当你还是过門忠貞的人。  
却原来是吓破苦胆一鼠輩，  
食生怕死为何因？  
可記得，咱們的宝山和銀海？  
可記得，片片楼閣和庄村？

可記得，咱們的日子多光耀？  
山珍海味尽咱吞。  
可記得，你打个嚏噴象下雨，  
咳嗽一声震山林。  
大概你也忘不了，  
大槪你也忘不了，  
咱过門的家法不宥人。”  
（白）“啊！”  
过天九一提家法两个字，  
过門香吓得掉了魂。

（白）过門香一听过天九要用家法处治她，可把她吓坏了。那位同志說了，过門的家法怎么那样厉害？这是过天九临逃台灣的时候，規定的家法。誰若和穷人一心就杀死誰！以家法来威胁家人，不准叛变他那个反动立場。所以一提家法，就吓得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饒命：“九……九哥啊！我可是用心十三年哪，这十三年来，过門两家的一砖一瓦，我也天天想它十八遍。一个翻身的穷鬼我也天天想他十八遍。为的是有朝一日，到了咱出头的日子，我将那些穷鬼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过天九說：“好啦！好啦！用不着这样张牙舞爪的。現在你替我做好一件事，也算是对你的一次試探。看看你是忠是奸！”过門香說：“九哥，什么事啊？”“今晚上二更天，你夹一捆干柴、带一瓶火油，到落星山頂，放起两堆火。为的是給咱們过門两家抖一抖威风。”过門香吓